

夜雨副刊 头条大赛(第20季)

晒稿网址:sgb.cqwbk.com.cn/index.php 邮箱:cqwbk@163.com

做则必成 唯实争先
建设银行在行动

与书报亭结缘,是一次意外的邂逅,当我循着记忆再次去找寻时,却不见了它的踪影。

最初与书报亭结缘,是1989年我调到区广播电视台时。记得去报道的那天,刚走到区委三岔路口银保大楼外面,意外地发现那里有一个很大的书报亭。平日里就喜欢读书看报的我,当时心里就想,以后要买书买报,就到这个地方了。

书报亭有五六十平方米,外围是厚铁皮制成的,面向公路的一面是玻璃窗,窗里挂满了报纸、杂志,粗略估计,不下30种。什么《小说选刊》《读者》《涉世之初》《中国广播电视报》《重庆广播电视报》等,整齐地悬挂在窗内,目的是方便读者一眼就能看到。亭子地面是木板铺设的,靠窗的位置放着一张书桌,旁边还有一个五六层高的书柜,桌子后面是一把椅子和一张单人床。

尽管那个时候我的工资不是很高,但每月除了家里必要的开支外,余下的钱大多都用来购买书和报刊,而且都会固定在这个亭子买。有了这些书籍、报纸和杂志,让我单调的

生/活/随/笔

莫负花期



宋燕

人至中年,亦如岁至中秋。我做完手术,从医院回来那天是秋分,中间还过了中秋。节气或节日,是岁月的印记,因为有了它们,寻常日子亦变得这般清静。为了养病以及术后留下的伤,我只能守在房间里,吹日升月落的风,看朝来暮往的人。到底是花开花落不管流年度了!

我家书房的窗外密密地种着一排桂花树,平日里并不曾留意,而今却惟有她们与我守望相伴,朝夕与共。即便是养病,但只要安心,亦如静待花开。我已是今年第二次做手腕腱鞘囊肿手术。第一次大概是术后没有按医嘱休息好,转瞬复发……疾病亦如际遇,命运当前,我们只能俯首称臣。像是桂花,只能在秋天盛开。

病房里,邻床的姐姐仅比我大一岁。入院的第一天,夜里闲聊,姐姐说,她本是脚蹠痛,原想不过进医院做个小手术。可入院以后的术前检查才发现,她有很严重的肾病,而今正等着医生的会诊结果。我说:“你放心,反正到医院了,既来之则安之。”

天地春夏秋冬,亦如人间生老病死。可是春有百花秋有月,夏有凉风冬有雪。而人呢?一直觉得秋风渐起,细雨微凉,或是明月如霜,恰是与桂花最为相得益彰的时节。桂花香温润,甜蜜,又深远。所谓的沁人心脾,何尝不是掷地有声?

雨来了,淅淅沥沥的雨,从黄昏下到天明。屈指算来,窗前的桂花,从花苞到盛放,已是十多天了。而今雨来,桂花亦该落了吧。天明虽是放晴,但风却更凉了,推开窗一看,屋檐墙角,果真是密密的一地金黄,像是被遗落的片片月光。此时,一只小花猫正蜷缩在那落花中酣睡。不知是梦里花落知多少,还是但愿长醉不愿醒?

医生说我的腱鞘囊肿是因为手腕过度劳损。然后满脸

城/市/漫/记

鼎山抒怀



王忠德

鼎山是山,鼎山是一个象征。鼎山在江津城南边,不,应该说,江津老城在鼎山脚下。鼎山山顶平正,满目青葱,俯瞰全城,历历在目。江津老城内唯一的明代建筑江公祠堂,其主人是明代重臣,重庆历史名人江渊。江渊在江津前八景《鼎山叠翠》中写道:“几江形势甲川东,山势崔巍类鼎钟。”清代江津知县曾受一,在《江城眺望》一诗中写到:“鼎山金玉铉双耳,几水东西月半弓。”“鼎山几水”素来是江津山河壮丽、厚重流长的代名词,也是江津老城象征。

鼎山,是江津人家喻户晓的山,是江津人耳闻目睹,熟悉亲切的山。山水是江津的根和魂,江津的情和韵。不管身在何方,鼎山都是江津人心中的山,梦中的山,永远的山。

鼎山是山,鼎山是一所学校。江津鼎山小学是一所新建的位于江津城区内的公办全日制小学。今年的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4周年纪念日,我十分高兴地前往鼎山小学参加少先队的主题队日活动。走进校园,确实让人为之一振。生机盎然的氛围扑面而来,共同育人的责任油然而生,面向未来的希望信心满满。融入热烈、活泼、有序、丰富的主题活动中,真的让人心花怒放,精神焕发。

参观学校的校园和设施,学校现代化的硬件设施和多媒体教学设备,让人内心激动,兴奋不已。标准的教室,可升

往/事/回/首
书报亭的美好时光

罗昭伦

业余生活变得丰富起来。

书报亭是两位老人经营的,因为常去光顾,时间久了,也会和老人聊聊天。除聊聊哪些刊物销售快,哪些刊物销售慢外,有时也会聊一些生活中的琐事。老人羡慕地说:“小伙子,你挺幸福的,上班风吹不着,雨淋不着……”

两位老人曾经是一个企业的职工。听阿姨说,她们有一儿一女,女儿在外地工作,已成家有了孩子;儿子大学毕业后,在区里的一个事业单位刚工作两年,谈了女朋友想结婚,结果没房子。为了买房,老两口拿出自己一辈子的积蓄,又找亲朋好友借了一万多。为了减轻儿子的经济负担,老两口开始经营这个书报亭。

一晃几年时间过去了。1998年,我调入关坝镇人民政府工作后,由于早出晚归的原因,没有再刻意去留意过它了。记得有一次,当我经过那个书报亭时,却发现亭子还在,亭子外围依然是绿色的,只是它已改成了小卖部。

记得是第二年春,城区开始进行设施维护,大多公交站

台都重新进行了修建,公交站台旁几乎都有一个书报亭。这些亭子都不大,只有三平方米左右,里面大多放着一些饮料和饼干、糖果、话梅之类的小零食,窗上挂着一些比较适合大众的报纸杂志。

站台的这些书报亭,窗前都有个可以收缩的小平台,展开时,它是个小架子,有些经营者在上面放着一些小玩具。休息路过时,还是会忍不住驻足,看看有没有自己想要的刊物。

这个书报亭的刊物种类很多,是一位四十多岁的大姐经营。大姐喜欢看报,她经营的这个亭子,只出售报刊,是一个真正的书报亭。

这里的刊物,除适合大人阅读的外,有许多是适合孩子们的读物。比如《儿童文学》《萌芽》《男生女生》《少年文艺》,或者一些漫画书及科普读物。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,来选购刊物时,大姐都会微笑着帮大家挑选,有时还会在对方需要时,推荐几本对方感兴趣的。

我曾问过大姐,为何不像别人那样,也捎带出售一些饮料、零食,这样经济效益不是更好吗?没想到的是,大姐却说,她喜欢那份书香和纯粹。这些刊物,有些是代别人销的,销不完对方会收回,而且收回后,她已全部阅览,还是免费的。说这些话时,大姐的眼睛里充满着满足和欣喜。

原来,大姐自小喜欢看报,由于那时经济条件有限,都是借同学的课外书看,根本满足不了阅读需要,心里总有着些许遗憾。大姐的梦想,就是以后自己能开个书屋,好有更多的书看。参加工作后,虽然经济条件有所好转,但由于时间有限,忙生活、忙家庭,每天感觉筋疲力尽,很少能静下心来看书。现在,好不容易有了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可以看书,虽然开不了书屋,但这个报刊亭,也满足了她的梦想。

屈指算来,我有七八年时间,手中所读的报纸、杂志,大部分都是从她这里购买的。有时新刊物来了,我一直没去购买,她都会特意给我留一本。如果很长时间没去书报亭,再去时,大姐也会关心地问候着。

再后来我搬到了现在的小区。新家不远处的小区,也有个书报亭,但那是个出售报刊和零食的综合小亭子。我曾在这个综合小亭子里,给女儿买过许多她喜欢的刊物,偶尔,也会给自己买几本喜欢的杂志。那时,我更多时候是在看文学类书籍。

当电脑和智能手机开始越来越普及的时候,我们都逐渐习惯了有问题随手问百度。吃穿用住行,任何问题,任何想要了解的事物,它都会呈现。文学、生活百科等方面的知识,以前需要靠书籍来了解世界,现在动动手指头,都可以随时随地、自由地欣赏。

虽然我一直钟情于纸质阅读,但忘了从什么时候开始,每年初我都会订阅喜欢的杂志,不再去专门购买。每月邮局会将读物按时送达我手中,似乎渐渐遗忘了书报亭。

那天,不知道为什么,忽然想看一本杂志,便出门去寻找。当我来到离家较近站台的书报亭时,却遗憾地发现这个亭子不知何时早已关闭。一直往前走,两个站台,都没有找到书报亭的痕迹。站台旁用来出售报刊的亭子,全部变成了小卖部,里面统一都是饮料、零食或玩具或者水果。

我曾很好奇地问亭子的经营者,为啥突然之间这些亭子都变成小卖部,都不出售报刊啦!一位中年男子边给我取饮料,边回答着我的问题。他说:这应该是时代进步的体现,电脑、手机那么方便,人们越来越热衷于网络阅读,报刊市场越来越小。开书报亭,赚不到什么钱了。

书报亭,是我记忆里一段最美好的时光,因为亭子里那些文字的芬芳,温暖着我成长路上的孤单。

(作者单位:万盛经开区文旅局)

诗/绪/纷/飞

一粒风化的尘埃



李小强

唯独这一次仰望大足石刻
我看见刚刚风化的一粒尘土
落在眼神的每一处余光里
悬浮在过去和未来的六字之中
我就这样看见了我的这一世
原来就是一粒石刻上风化的尘埃
而这一世的痕迹
也许我就漂浮在这无边际天空里
随着风雨的颠沛流离
还有终于由理想携带来的阳光
从而在无声无影无边的时空之中
划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名字

这个世界每一个名字都有着一颗心
我这颗心就写在繁体汉字
“爱”的心间
紧挨着在它的四周
是土地是河流是母亲是梦想
还有这一世我曾仰望过的一切
也许还有一个属于你的名字
(作者单位:大足石刻研究院)